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談文學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620423130

10位ISBN编号：9620423135

出版时间：2003-10-1

出版社：香港三聯

作者：朱光潛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談文學》

內容概要

這些短文就是隨時看和隨時想所得得到的一點收穫。在寫它們的時候，我一不憑空亂構，二不敢道聽途說，我想努力做到“切實”二字。在這一點，我希望這個小冊子和坊間一般文學入門之類書籍微有不同。我願與肯用心的愛好文學的讀者們印證經驗。 朱光潛

精彩短評

- 1、沒甚麼特別，教授說要看便看
- 2、文案入門讀物

1、觀念的整合 談《談文學》朱光潛的《談文學》共收有十九篇文章，表達了他對文學的看法。雖然十九篇的題旨都各有不同，但在閱讀過程中，又會發現不同篇章之間的内容，往往是相互呼應。無論十九篇的切入點如何不同，都以「文學」作為重心。本書沒有標榜任何主義的旗號，亦沒有受任何理論的桎梏，卻又依據一定的學理基礎，結合個人學養和經驗，為那些與文學有關的觀念，作深入淺出的說明，對於不同的概念，劃分歸類，條分縷析，又釐清不少謬誤，作一次徹底的整合。顯淺的文字，讓讀者在書頁的翻動間，重整過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學概念，以及解答了久置於腦內的疑竇。此書出版至今雖近半世紀有多，但作者對文學的意見，至今仍未落伍。可供討論的地方不少，現擷取如下三點既相關又能獨立成題的内容，作一點淺述。

一) 文藝創作的指導：理智與感性的平衡不少篇章都表達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，就是理智與感性並重，這一點在《作文與運思》一文中表現得十分清楚：「一般人誤信文學與科學不同，無須邏輯的思考。其實文學只有邏輯的思考固然不夠，沒有邏輯的思考卻也決不行」。這種理智與感性並重的想法，不啻文學批評或研究如此，文學創作亦如此。事實上，《談》有不少部份當有助讀者欣賞文學藝術，但或許是與朱氏本身的美學背景有關，《談》似乎更大程度上是為文藝創作者而寫的。

情與辭 是討論整個創作過程，由作者從感受那一刻開始到發展為作品：「行文有三個步驟，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種情致，其次要找出具體的事物可以烘托出這種情致，這就是思想分內的事，最後要找出適當的文辭把這內在的情思化合體表達出來」。這在於強調理知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，朱光潛更進一步修正一般對文藝創作的誤解：「一般人常以為由『情』可以直接到『辭』，想不到中間須經過一個『思』的階段」。朱氏拈出這個「思」字，實在有助於認識和理解文藝創作，就是把個人、主觀、無形、抽象的所思所感，到落實於具體、有形而實質的作品中的樞紐。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·卡爾維諾 (Italo Calvino) 在推誦其心儀的作家之一 R.L. Stevenson 時，曾說其創作是在翻譯一份無形的文本。翻譯含意著詮釋，詮釋是為了令那「無形的文本」成為能被讀者所見的文本，詮釋對象本身潛伏於「無形文本」中，那可以是任何事物：是作者的感情或感想，或某一新奇的發現或題材。當寫作成為了一種詮釋時，就是尋求一種恰當的詮釋方法，把那無形文本或詮釋對象展現於人前，從選擇到安排，由咬文嚼字到整篇作品佈局，所需要的也就是邏輯理性的推論方法。這也是在《情》中所謂的「思」。

情 文緊接著對於「自然」的客體和「人為」的作品作了一番說明，當中對於客觀和主觀相對觀念的辯證，暫且按下不表，對於文藝創作觀念有這樣的總結：「情是自然，融情於思，思達之於辭，才是文學的藝術」確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指導作用。《談》亦有顧及文學創作時的實際操作情況，如《寫作練習》、《散文的聲音節奏》、《作文與運思》等，不過，都是在練筆的經驗層面去說明。

選擇與安排 一文的内容是對文章作法的一個微細環節而言，但亦有提供一些的原則——寫作時的「剪裁」和「佈局」。選 文中說「文章有一定的理，沒有一定的法」(頁89)。這「一定的理」是因為文學在「剪綵」和「佈局」等表達方法上具有一定的邏輯性，在選材和結構安排等環節上，作者可以按一定理據和法則去「設計」和「計算」。又說到「藝街的基本原則是寓變化於整齊，整齊易說，變化則全靠心靈的妙運」，在在顯示出理智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性。若真要再作唯物的說明，近代人類神經系統分析研究指出人的左腦是掌管語言、記憶和邏輯的，右腦則是感覺中樞，處理感覺層面的訊息，簡言之左右分別為知性與感性。文學創作需要感性作為底子，講求理智的推敲來尋求表達，以表現所感受的。那麼，文藝創作就是一種講求平衡，理性與感性高度結合和協調的活動。

二) 風格即人的幻影？在《文學與語文》中，朱光潛認為「風格即人」，又說「作家第一件事應當心的是對於他自己的忠實」。在新批評以降，「風格即人」之說是否一種過份天真的想像？事實上，無行文人的存在，早就戳破了「風格即人」的幻象。作品優劣卻又真與人格高下無關，況且，文章既然由用字到佈局，都可以是從技法的鍛鍊和按義法或理知而進行「製作」，作者只要把握到一定程度的文字技巧，虛言謊語也成為能事，其真面目也可以隱匿於作品的面具之後。直到羅蘭·巴特宣告「作者已死」，一切就更加是蓋棺論定了！如上文所言，朱光潛在「談文學」中很多篇章都是從文藝創作的角度去考量。他在《文》中，並不是要制定一個閱讀方向，那份苦口婆心的勸慰，並不是要從道德的是非對錯去制約讀者如何評價作者，對所謂人品的要求，也不是要求作者要擁有成為聖賢的品格，朱氏認為真正有志從事藝術創作的，必須有藝術良心，在作品中的具體表現，就是「思想必須要與語文同一」。富藝術良心的優秀作家，不會因應時代潮流，或者服膺於任何權力而書寫，而應獨立自主，以文學藝術的標準來書寫。說回新批評，其實那只是提供一個以文本為主的閱讀策略，是針對過往詮釋者或讀者，強把己意加於作者意圖之上的闡

釋文本的惡習而言，為避免落入以作者為中心，以致作品意義被狹窄化的窠臼中而提出的。巴特更進一步說明，一個文本是多種文本，以及文化間交流的結果，作者不過是文本背後眾多因素的其中一員，甚至消隱於文本中。新批評這套方式，當然有助為讀者在文本中尋求更大的闡釋空間。（朱氏在《資稟與修養》認為，作品與人品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，但所言者，他更從心理分析角度去作為依據。個人認為新批評確然提供了相當有效的閱讀方法，為讀者和作品開拓了更廣闊和深邃的闡釋空間，對於其亦十分支持，但從事文學研究者，又如何可以擺脫作者自身的吸引力，而不去「窺探」作品後的作者？又如何抗拒從文化領域中各種支離破碎的證據，去把消隱其間（套新批評語）的作者重組的快慰？何況，面對眾多作品中，利用作者作為分類，無疑給予了一種有系統的閱讀組合，而個別作者對某種主題、手法、風格的偏好，卻又真的令人感到趣味盎然。另一方面，當今日文化研究領域中「個人即政治」概念，作者本身的道德品行，是否也應列入考慮之中？理想的文學空間，不論創作或評論，當遠離一切現實政治，自辟疆土，但那是否只是一個烏托邦？）那麼，當一個作者，無論是以流行的文學觀念作主導，或是追求理想的文藝創作，均是文化媒介的產物，都只是文本製作單位的其中一份子，故此，即使認真對待文學的作者，也應如朱氏所言，按其自身的文藝信念從事寫作，才可以把其所信仰／所屬的文藝觀念表現出來。前文舉過朱氏認為「思」在情辭間的重要性，其實這個「思」字，也就不只是就理性上對文辭、章法考慮而言，「思」的背後也是以藝術良心為基礎，在創作的過程中，連帶著作者對現實、作品，以及藝術的觀照。三）對文藝創作與欣賞的示範對於觀照，在想像與寫實一文有很充分的闡述「大約文藝家對於人生自然必須經過三種階段。頭一層他必須跳進裏面去生活過(live)才能透懂其中甘苦；其次他必須跳到外面觀照過(contemplate)，才能認清它的形相，經過這樣地主觀的嘗受和客觀的玩索以後，他最後必須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加以整理(organise)，整理之後，生糙的人生自然才變成藝術的融貫整一的境界。寫實主義所側重的是第一個階段，理想主義所側重的是第三個階段，其實這三個階段都是不可偏廢的。」《談》其中一個最大特點，是作者不受任何主義所限（這在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對「搖旗吶喊，黨同伐異」者的指陳，也可見他為文是為何有這樣的取向），更對個別主義（如寫實與浪漫）的極端執拗，來一次逆反，但與此同時，卻又不是全然的摧毀，而是以兼容並蓄的方式，擁抱各種相對的主義和觀念，並提供實際的意見，使之互相融會。如對於理智與感性在創作上的運作，創作時對現實和想像的處理等。朱氏在情文中舉出「情盡乎辭」、「情溢乎辭」及「辭溢乎情」，卻沒有為三者分別名次；對劉勰「為情造文」與「為文造情」傳統說法，亦來了一次突破演繹，認為「因情生文」與「因文生情」，是各有境界。在寫作練習中說言情、說理、敘事、繪態四者難以劃分，縱使分別，也是牽強而為，並謂「文學價值越高，越是情理事態打成一片」。在具體與抽象一文中認為「理」和「象」都有是互相依存，是一體之兩面：「文藝中，理是鹽所溶解的水，水即鹽，不能分開」。朱氏對於各種文學觀念的通達，可見一斑，其實，他處理相對立的美學觀念時，已嘗試擔當一個調和者的角色。所持的觀點，比一些偏於一隅的說法，都來得客觀而圓滿，實在能夠開闊讀者眼界，有助審美標準建立和重建。所以說《談》是一部對文學觀念重新整合的作品，對於種種相關概念，作出辯證，在正、反、合的推衍中，作出新的演繹，其不執一邊，對文藝的深刻體會，以及觀察和洞見，對文學場域中的作者、讀者和評論者而言，都是一場具示範性質的表演。2005年1月19日修改於2005年1月20日參考資料：朱光潛，《談文學》，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48年。以下簡稱《談》《談》，頁77。《談》，頁174。《談》，頁174至175。Calvino, Italo, translated by Archibald Colquhoun, *Our Ancestors*, London: Reed International Books, 1997, pp. 7-8. 馬龍(Steven Mailloux), 王宇根譯, 詮釋, 《文學批評術語》Frank Lentricchia & Thomas McLaughlin編, 張京媛等譯, 香港: 牛津大學出版社, 1994年, 頁159。《談》，頁175至177。《談》，頁89。《談》，頁127。《談》，頁128。《談》，頁52。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, 朱光潛從作者態度上指出五類型的低級趣味, 其一就是批判那些以狹隘的道德觀念(道學冬烘氣)去評價作品的優劣。《談》，頁131。張帆, 2004年, 文學批評與作家中心傳統, 福建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學術論叢, 詳見於: URL:http://fass.net.cn/fassNews/fass_readnews.asp?NewsID=238 [2005年1月17日登入]。《談》，頁18。《談》，頁191。《談》，頁178-179。《談》，頁64。《談》，頁164。肖鷹, 尼采與克羅齊: 朱光潛美學的二律背反, 《哲學研究》2003年第12期, url:http://www.cass.net.cn/chinese/s14_zxs/chuban/zxyj/yjqm/03/0312/014.htm [2005年1月17日登入]。朱氏自己曾言受克羅齊美學觀影響甚深, 但卻又是克羅齊的叛徒, 因為他亦接受尼采的觀點。張隆溪著, 馮川譯, 第四章: 作者、文本、讀者, 《道與羅各斯》, 頁221至289。張氏這篇力作, 對於西方文學文學批評的發展, 有十分獨到見解和分析。面對前人累積的意見和知識, 私意識為處於新批評以後,

《談文學》

或去作者中心的年代,私意認為張氏所說「我們沒有必要去作另一種理論論證來反對這種理論的“實用主義主張”,然而考察一下實際的批評,考察一下某些可作典範的實例,看看文學作品實際上如何被解釋,看看這些解釋如何展示出必然的闡釋學差別……卻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幫助»,實在甚具參考價值,而所謂朱光潛在《談》中所作的示範,也在於此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